

悦读随笔

山中孔明何许人也
——《三国演义》悦读散记之二

□李元广

现在一些人对诸葛亮的非议很多,连“中国最虚伪的男人”这顶大帽子都扣上了,实在匪夷所思。这里聊点山中隐居时的诸葛孔明,算不上给他解困,只是回到《三国演义》现场实地考察一番。

帅哥一个

刘备眼中的诸葛亮是绝对的颜值担当:“身長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又高又帅又气质一流,这个范足以让原本对之狐疑的刘玄德惊为天人、一见倾心。没办法,虽然有“人不可貌相”的劝世箴言,但这句话的潜台词恰恰指出了更多人都在“以貌取人”的强大现实。可以想象,如果这时候出来的是和卧龙并驾齐驱的“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凤雏造型,刘皇叔估计极有可能和孙权一样“心中不喜”,从而失去了深谈的欲望。无须讳言,看脸的社会模式一直都很坚挺,“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的古老传说无论是否真实,都蕴含着国人“奇人必有异象”的心理认知——只要“帅得出奇”就轻易可以刷脸过关,而“丑得出奇”则要在被认可前走更多的弯路。和顾盼自雄的曹孟德在接见匈奴使者时都要让帅哥崔琰代替自己出镜相比,本色帅哥孔明显然更能轻易讨得人们的“一见钟情”。

布衣一介

这个,当然让“黑”孔明者不服。据说诸葛亮把两个姐姐都嫁给了荆州豪门蒯家和庞家(姐姐的婚姻竟然是诸葛亮做主,这一立论貌似有点牵强),据说诸葛亮娶丑媳妇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另一土豪黄承彦家(按照这个逻辑,非典型性美女真的就没有丝毫得到爱情和尊重的资格了),而这个丑媳妇的姨父就是当地军政首脑刘表,如此有后台有心计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是一介布衣?纵然这些揣测都是真的,那又怎样?他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出山前的诸葛亮没有任何掺和荆州政事的记录。非但如此,加入刘备麾下后他依然对自己名义上的姨表兄弟刘琦避而远之。处心积虑钓到了鱼却不吃鱼,不知这些污名化孔明的人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有人说那是因为还不到时候。呵呵,孔明都27岁了,纵然放在现世这个年龄也不小了吧。其实可以肯定地说,无论看起来怎样的风度翩翩,怎样潇洒随意地睡到自然醒,都掩盖不了他只是“躬耕南阳”一介布衣百姓的现实。也许还有人不服,他每天游山玩水活得这么舒坦,怎么可能只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民、耕夫?布衣的范围没那么窄。所有无权无势不掺和政治的平民百姓都是标准版的布衣,此中有穷苦的百姓,也有优哉游哉的小康之家,而演义中的孔明显然属于后者。除了布衣,诸葛亮没有别的任何政治身份,所以他在若干年后《出师表》中自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也绝非自谦,而只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陈述罢了。

名门之后

“此人乃琅琊阳都人,覆姓诸葛,名亮,字孔明,乃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其父名珪,字子贡,为泰山郡丞,早卒;亮从其叔玄。玄与荆州刘景升有旧,因往依之,遂家于襄阳。后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徐庶这些话明明白白向刘备和我们翻出了诸葛亮的家族底牌和发展脉络,又是一首“祖上也曾经阔过,只是现今颇为寥落”的变迁离歌,不知能否勾起刘玄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锥心之叹。我不赞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品质遗传逻辑,却不得不承认“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技术养成逻辑表示一定程度的尊重——家庭成长氛围总会提供兴趣和技术层面的资源支持,耳濡目染之下,商人的孩子比别人多一点商业触觉,农民的孩子比别人多一点稼穡认知,官员的孩子更多拥有一些政治操作的技巧手段,当无须大惊小怪。所以后来诸葛亮以布衣之身直接出任刘备军师而毫无违和感当和其成长的家族背景紧密相关。当然,在越来越注重门阀士族的时代风气下,名门豪族本身就自带超级光环,它的亮度足以照耀后世,其哪怕是落魄的子孙也会拥有比平民子弟更好更多的翻牌机会。门当户对,同气连枝,这一点恐怕才是流落他乡的诸葛亮家族能够和当地土豪联姻的最基本条件,而绝非来自于有人臆测的孔明处心积虑运筹帷幄所致。也正是有出身名门这个先天强悍的硬件庇佑,再加上后天的努力和造詣,才会让外来户诸葛孔明在荆州站稳脚跟并拥有了颇为不错的名声和隐形的支持资源。这一点,无须回避。

隐士姿态

中国文化史上能称得上“隐士”的一般需要具备三个基本配置:耳聪目明心里亮堂,洞晓天上地下人间之玄机;不问世事尤其远离政治,清心寡欲消极退隐与世无争;啸傲风月寄情山水,把生命力集中在“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的“小确幸”上。卧龙岗上孔明先生与他的朋友们和隐士老前辈名流老庄没有区别,身在隆中而天下大势了若指掌为其明,“久乐耕锄,懒于应世,不能奉命”为

其意,“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为其乐。尤其当听说徐庶已把自己推荐给刘备时,孔明立马变脸大怒:“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说罢即拂袖而去,这简直就是庄子谢绝楚王高官厚禄的翻版——看见那个祭台上锦衣玉食的牺牲之牛了吗?和它比起来,我更愿意做一只在污泥浊水中自由玩耍的小猪啊。所以,没有出山的孔明绝对更愿意做个安静的美男子,就像石广元孟公威唱的那样“独善其身尽日安,何须千古名不朽”。所以,即使将要出山之际,他也嘱咐弟弟:“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此中是真情或假意,当可立判。

不过隐士标配中的第二点往往是把双刃剑,既给他们带来了竖立如林的大拇哥,却也伴生着源源不尽的口水。赞誉是因为其远离政治和世俗利益保持了自身人格高洁,揶揄是因为总有一些聪明人打着隐士的招牌沽名钓誉,心中盘算的却是走入仕途快车道的终南捷径,从而搞得人们对真假隐士傻傻地分不清。这把双刃剑的威力,孔明先生同样也难以逃脱。

粉丝很铁

诸葛亮的粉丝就是他的圈子成员,圈子很小,所以粉丝也很少,满打满算只有六七个人,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徐元直,最多再有司马徽、黄承彦、诸葛均。但这些粉丝很铁,尤其司马徽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并把孔明视为“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满满的都是激赏;已经施展手脚的徐庶说与孔明相比,自己是“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发自骨子里的崇拜。而这些粉丝不遗余力地热心推崇,一时造成了“江湖上没有哥的身影,但一直都有哥的传说”的喧嚣盛况,从而为诸葛亮的的人生改道埋下了伏笔。

出山前的孔明,尽管神清目明、身怀奇才,也许真真切切只是想和“独善其身尽日安,何须千古名不朽”的好朋友一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安安静静地做一个美男子,但他的才干和偶尔显露的救世志向——总自比经天纬地功盖寰宇的管仲乐毅,这一点貌似和“隐士”的人生选择相悖。其实包括老子庄子何曾真正彻底在心里摒弃了对天下的关心,只不过现实太令人失望,所以他们选择了“放下”。诸葛亮也不例外——已经把他的朋友转化为了铁杆粉丝,并由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圈粉”行动。而在粉丝一再抬举和张扬下,已经名声在外的山中卧龙在刘备三顾茅庐之下不得不见龙在田,并终日乾乾踏上了飞龙在天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从而也彻底改变了自己和后人的人生走向。



苗青 摄

百家荐书

慰藉心灵的书信

□鲍海英

假日有空,认真读了美国著名作家亨利·大卫·梭罗的书信集《寻找精神家园》,感到心灵得到一次空前的慰藉和滋养。

梭罗因其在文学和政论上的杰出作品而闻名于世,他写的《瓦尔登湖》是文坛上的不朽之作。1848年,当《瓦尔登湖》等著作尚未出版,梭罗还不为人知的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哈里森·布莱克就深深地感觉到梭罗是一位出色的“精神导师”,并向他寻求精神上的帮助。梭罗的温文尔雅、多才多艺、善解人意给布莱克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后13年里,梭罗一直不间断地和布莱克通信,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社会、国家、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刻感悟。布莱克从梭罗那里感受到珍贵的精神力量,他常常反复阅读梭罗写来的书信,而且从不疲倦,并能从信中发现新的意义,得到新的教益。布莱克闲暇时喜欢到大街的裁缝店里与朋友欢聚,讨论时事。当梭罗写来长信时,布莱克就邀请朋友们一起分享。13年里书信往还,开始时是两个人的私人通信,最后逐渐变成朋友圈之内半公开的读物。《寻找精神家园》就是这些信件の汇编。

在这本书信集里,精神世界是梭罗讨论的重要话题。在梭罗的笔下,自然、人以及超验主义理想交融汇合,浑然一体。他说:“真诚是伟大但又少有的美德。因为真诚的缘故,我们才宽恕许多抱怨和许多弱点。”“我们喜欢高飞,当我们飞过云端时,相伴的人会越来越少,最后连一个都没有了。”梭罗还营造出人生追求的美好境界:“终生不懈,目标专一,最终没有实现目标,这样的人你听说过吗?要是有人追求不止,他能不提高吗?以英雄为样板,追求崇高,相信真理,崇尚诚实,这样的人又岂能不从中受益?”“追求,赶

上,环绕你的生活,如同狗为主人追赶猎物。做你爱做的事。认识你自己的骨头;啃咬,埋掉,再挖出来啃咬。不要过分顾及道德,不然你的大半生里都可能欺骗自己。”这里说的“道德”,我理解是指外界的看法和议论,意思是不要活在别人眼光里,而迷失了自我。梭罗的观点充满辩证法:“改变是不可避免的。新生活生长在旧躯壳内——旧躯壳是要腐烂的。新生活诞生之后要茁壮成长。人们熟悉旧生活,所以欣然接受,这是很可悲的。”

梭罗在信中所展示出的淡泊的人生态度和超乎寻常的智慧,具有永恒的意义。“任何人都是自己幸福的工匠”是梭罗的一句名言。“我尊重我的信念和渴望。”“我不发誓,我对社会——或自然——或上帝没有企图。我就是我,或者说我开始成为我。我生活在现代。我只记得过去——展望未来。我热爱生活,我喜爱变革,喜爱的程度超过变革的形式。”他在多处提醒人们认清人生道路,做重要的事,不要陷入俗务堆里:“我确实崇尚简单。有些东西本来无足轻重,但是连最聪明的人也觉得他每天一定要处理,这不仅使人悲哀,也使人震惊……数学家解决难题时,他先要化解等式中的难点,将其分解成最简单的形式,所以说生活问题要简单化,要分清哪些是必要的和真实的,要挖开地表,找到你的根基所在。”“只要能摆脱那些无足轻重的杂务——他们此刻就能完成所说的高尚任务,将其他东西放在一边,这做起来很自然,如同呼吸。他们再也不会抱怨,说自己没有时间来做更高的追求,因为连最迟钝的人都知道,这才是要走的正道。凡是有责任感的人,都不会将次要的责任放在重要的责任之上。”

如同当年对布莱克以及其他朋友产生的影响一样,直至15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纯真而执着的话语仍然会激起我强烈的内心共鸣。